将将少年文库

文学·阅读·服务

火里来，水里去

张曼娟

奇幻学堂



唐传奇·杜子春的故事

张曼娟 主编

高培耘 著



中信出版集团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将将少年文库

文学·阅读·服务

火里来，水里去

张曼娟

奇幻学堂



唐传奇·杜子春的故事

张曼娟 主编

高培耘 著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张曼娟奇幻学堂·火里来，水里去

作者:张曼娟 高培耘

ISBN:9787521704990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张曼娟学堂”系刘总序
让“语文力”陪伴孩子一生

張曼娟

在“张曼娟小学堂”快乐学国学

2005年我在台湾做了一件事，利用暑假期间开办私塾，叫“张曼娟小学堂”。我们招收了大概120个孩子，刚开始是将他们分成四个年级，从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给孩子们上传统文化和写作课程。家长们常常抱怨，孩子的创作力缺乏，表达力欠佳，我认为这些都与素养和内涵有关，而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养分。

台湾的孩子一直都在读经，但是他们读经的方式比较呆板，比如背整本的《三字经》和《弟子规》，孩子不懂，大人说先背着，长大就懂了。这是对孩子说的善意谎言。

在“张曼娟小学堂”里，我们会尝试另一种方法。比如今天谈“勇敢”，我会问小朋友：“你们觉得什么是勇敢？如果班上有一个同学常常被人欺负，你们觉得该怎么办？如果觉得这样不对，会怎么样处理？你会袖手旁观还是挺身而出？”因为这跟他们的生活有关系，孩子们都很热烈地参与讨论，他们会谈自己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接下来，让他们读一段《弟子规》，看里面怎么说。在他们觉得《弟子规》说得有道理时，就会不自觉地背起《弟子规》来。接着是一段故事，让大家讨论。然后，我们转向孔子，看看孔子关于“勇敢”又说了些什么，孩子们充分理解了、认可了，然后就会背起来。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背诵，而且背得很开心。

从“张曼娟小学堂”到“张曼娟学堂”系列

“老师什么时候要为我们这些小孩子写书呢？”到现在，我依然记得

最初提出这个请求的那个女孩说这句话的声音，她是2005年“张曼娟小学堂”第一届的学生。

而我确实是呼应了她的愿望，开始策划并创作一个又一个“学堂”系列。我和几位优秀的创作者——张维中、孙梓评、高培耘与黄羿瓅反复地开会讨论着，编写全部内容。

我们察觉到孩子对成语的无感，只是机械式地运用，于是创作了“成语学堂”；感受到孩子无边无际的想象力在成长中不断减少，于是创作了“奇幻学堂”；意识到孩子对于美感和情感的领受变得浮夸而浅薄，于是创作了“唐诗学堂”……

这样的初心和作品，获得了许多家长、老师的认同，更令我们感到欣喜的是，孩子们的真心喜爱。

这让我们知道，“张曼娟学堂”系列不只是古典新释，更是探讨孩子成长中各种情境的系列作品，有着这样深刻的意义。

“语文力”是什么？

也是在演讲活动的时候，常有家长询问：“我的孩子考数学，演算题全对，但是一到应用题就完蛋了，他根本看不懂题目呀。到底该怎么办？”这是发生在许多成绩优秀的孩子身上的悲剧。

我想，这都与“语文力”相关。“语文力”不仅能提升语文水平，还是提升一切学科的基础，这样的认知放在当下飞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已经有些狭窄。“语文力”，不仅是阅读力，还有理解力与表达力。能不能看懂考题、在考试时拿高分，固然重要；然而，更大的隐忧却是，应付考试，得到高分的岁月，只占了短短几年。孩子们未来长长的人生，假若没有足够的理解与表达能力，他们将如何面对社会激烈的竞争？如何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样的担忧与期望，才是我们十年来投入许多心血与时间，为孩子创作的初衷。

十年，仿佛只在一瞬之间，许多孩子长大了，他们都是很好的成年人了。也许不是念中文相关专业的，可是，他们一直保持着对于文字的敏感度，对于人情世故的理解。

感谢中信出版集团将“张曼娟学堂”系列的简体版以全新的面貌呈现，也相信更多正在成长路上的孩子会因此受益。而我们仍在创作的路上，以珍爱的心情，成为孩子最知心的陪伴。

“张曼娟学堂”系列总序
把故事还给孩子

張曼娟

当我们还没看过哈利·波特，还不认识千寻，还不知道魔戒的威力的时候，孩子们都听什么故事呢？

我在孩提时代，家里并没有什么课外读物，可是，夏天摇着扇子的夜晚，大人一边拍打蚊子，一边给我们讲牛郎织女的故事；冬天围在暖烘烘的棉被里，我们脚指头抵着脚指头，紧张兮兮地聆听目莲下十八层地狱救母的故事。一个又一个神奇的故事，天上地下，充满想象力，灌溉着我们日渐伸展的身体与心灵。

后来，某一天，我听了三太子哪吒的故事，听了他在海边戏水、与龙王三太子斗法、抽出龙筋的英勇传说。哪吒的火尖枪、乾坤圈和风火轮，是那么神奇，他死后又以莲花身返回人世，是那么非比寻常。

更重要的是，他只是个小孩子，和我一样。

一个小孩子，可以大闹天庭，把龙王整得七荤八素，这么高强的本领，这么叛逆的性格，教我们兴奋得不得了。

我们慢慢长大，电视进入每一个家庭，一个按键，就唤来动画。日本动画是孩子最好的陪伴，从《我是小甜甜》《无敌铁金刚》到《哆啦A梦》……伴着我们一代又一代，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题曲。

哪吒到哪里去了呢？

那一年，看完《千与千寻》，我从电影院中走出来，站在西门町街头，心头还萦绕着感动，同时，也有些怅然若失。同样是东方，同样拥有自己的传说和传统，我们的少女又该有怎样的冒险呢？如果不走进泡澡的汤屋，她该走到哪里去呢？如果没有遇见汤婆婆，她也许会遇见铁扇公主，那么，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我怔怔地想着，绿灯忽然亮起，就这样被过马路的人潮推挤到了路对面。过了马路，其他的事吸引

我的注意，这惆怅也就被扔到一旁了。

接着，我看见身边的大朋友、小朋友，人手一本《哈利·波特》，津津有味地阅读着，在捷运上、在教室里……这法力确实无边，收服了所有人。

我念小学的侄儿，总是催着我问新一集的《哈利·波特》出来没有。我告诉他，得等一等，还要翻译啊！他于是抗议了："奇幻故事这么好看，我们为什么没有中文的书，都要看外国人的？"

这质问让我一时之间，无法作答。

我很想告诉他，我们在许多许多年前的古时候，就有很多好看的奇幻故事了，只是他们都不熟悉，都不了解。但是，他们为什么不熟悉、不了解呢？这些奇幻故事，是我们的祖先留给孩子们的瑰宝，我们曾经是保管人，保管并且享用着，然后，应该交给我们的孩子。然而，这些丰富有趣的故事，自我们之后，仿佛便已失传。我们显然剥夺了孩子们的继承权，令他们失去宝藏的，难道竟是我们吗？

我感到了急迫与焦虑，感到一切都要来不及。

作为一个创作时间超过二十年的作家，我知道，要消解这样的不安，唯有写作，唯有把奇幻与魔力找回来，完好无缺地交付给我们的孩子。"张曼娟奇幻学堂"的童书工程，就是这么开始的。

我们选择了四个不同风格的奇幻故事，从唐代的《杜子春》、明代的《封神演义》《西游记》到清代的《镜花缘》，各挑出一个主要人物，作为奇幻冒险故事的主角，重新改写。让孩子们在阅读的时候，完全忘记所读的是几百年或几千年前的老故事。这些崭新的故事，感觉更现代，节奏感明快，令人目不暇接，而在一个云霄飞车似的转折之后，总会带给孩子深深的感动。

《我家有个风火轮》中，哪吒是个巨婴，生下来便神力无限，这故事还会有什么新的发展呢？——我"送"给哪吒一个姐姐，花蕊般小巧、纤细而柔弱的姐姐。当我在读经读诗和写作的"张曼娟小学堂"授课，发现小朋友们最焦虑的就是："如果长不高怎么办？"大人总是安慰孩子："等你长大就会长高啦。"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长大之后，都会变成高个子。给孩子一个虚妄的希望，未必是一件好事。于是，我创

造了一个矮小的姐姐——花蕊儿，与身形巨大、本领高强的哪吒做对比。

花蕊儿，她看起来什么本事也没有，可是，她能敏感地体会爱，也能付出爱。她以自己小小的身子护卫弟弟，坚强的意志力感动了鹏鸟与逼水兽，是她纤细的小手，将哪吒从冥界牵引返回人间，满身莲花香。

我是这样对花蕊儿说的："长得不高不要紧，身体只是一个罐子，罐子里面的东西才重要。"

《火里来，水里去》是根据唐朝传奇《杜子春》改写的，这是一个测试意志力的故事，也是个测试恐惧感的故事。每个孩子都有惧怕的事物，当我们对孩子说"不要怕啊，没什么好怕的"，不妨也想想我们的恐惧，长成大人的我们，也不可能无忧无惧啊，更何况是小孩子。那么，就让我们面对面地把恐惧看个清楚吧。

童年的杜子春怕的是红火蚁，因为他小时候曾经被火舌贪婪地吞噬，这被火焚烧的记忆已经模糊，但恐惧却如影随形。杜子春在那场大火中失去了母亲，也失去了真相，他在谎言中成长，成为一个偏执的少年，直到家产挥霍殆尽，遇见一个救济他的老人，一切才有了转机。老人三番两次赠送给杜子春巨款，他知恩图报，答应为修道的老人看守丹炉，守住"噤声戒"。"无论看见什么，千万不可出声！一切都是假象。"

各种各样的恐惧的挑战，杜子春都咬牙撑过去了。直到转世投胎成为女人，生了儿子成为母亲，那一个关卡，他怎么也没过去。我会和杜子春一样泪流满面：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只得顺从这强烈的情感。

《看我七十二变》里的孙悟空，是只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子，大闹天庭无敌手，驾着筋斗云，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当一个唯我独尊的美猴王，该有多么快活？他为什么竟心甘情愿地成为唐三藏的大弟子，护着师父西天取经去？每当我看见唐三藏念起紧箍咒，悟空疼得满地打滚，总是觉得好不忍心。

在我们新编的故事中，唐僧与悟空不只是师徒，还是亲兄弟。上一辈子，悟空是个粗心大意的哥哥，唐僧却是崇拜着哥哥的弟弟，整天跟在哥哥身后，不管换来的是怎样的冷漠与不耐烦，都无所谓。为了救亲爱的哥哥，弟弟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这一辈子，悟空不管被唐僧如何误

解、怒骂、驱逐，都不离不弃。谁为兄？谁为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前往西方的道路上，只要两人同在一起，每跨出一步，都充满力量。

《花开了》是对《镜花缘》的再创作。在清代最封锁闭塞的年头，竟有这样充满想象力的探险，而且仍适合“蛊惑”我们21世纪的孩子。这故事当然要由孩子领衔主演，那么，就设定为唐小山和唐大海吧。这一对儿姐弟，姐姐不是一般的女生，弟弟也不是一般的男生。“我是个男生，可是，我跟别的男生不太一样，怎么办呢？”我常会听见孩子这么问，也会看见父母亲担忧的眼神。不一样就不一样吧，有什么关系呢？谁说男生一定要酷爱运动，女生非得斯斯文文呢？

小山姐姐武功高强，胆识非凡，她被选中成为游历四海的姑娘；大海弟弟喜欢种花，体贴温柔，他被选中守护家园，奉养母亲。每个孩子生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他的使命与作用，我们不该执迷于自己的期望，我们该做的是欢喜地成全，让孩子长成健全快乐的成年人。

这四个故事，各有不同的风格，我与三位年轻优秀的作家——高培耘、张维中、孙梓评，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一起挑选，反复讨论，终于完成了。四部作品完稿的那一天，我恰好经过西门町，依旧是潮水般的人群等着过马路，而这次我站立在人群中，感觉心里踏实了许多。

“张曼娟奇幻学堂”的钟声敲响了，故事挥动着想象的翅膀，将带领孩子飞进充满香气与欢乐的世界。

把飞鸟还给天空，天空便有了生命。

把故事还给孩子，孩子便有了魔力。

楔子　纠缠的噩梦

杜子春把自己藏得很好，谁都想不到他竟能在树丛底下找到一个容身的地方。假山后面太容易被发现，柴房周围也被翻过好几百遍，这次轮到号称“千里眼”的丁丁当鬼王，他当然要机警一些，绝不能再躲到那些没创意的地方。

没多久，就有人被鬼王逮到了，不管情不情愿，都得乖乖地站到鬼王画的圈圈里。

杜子春一动也不动地趴着，他能听见那些被抓到的人在惊呼，也可以看见丁丁的脚东奔西跑。有好几次丁丁恰巧停在他的正前方，只要脚步再大一些，就会踢到杜子春的脸。

在那些惊险时刻，杜子春屏住呼吸，生怕一不小心就会被发现。最后，几乎所有人都成了鬼王的俘虏，只剩下杜子春还不见踪影。

“奇怪，子春到底躲去哪里了？”丁丁满是狐疑。

“会不会使诈躲回房间了？”

“不会吧，都说好就在这里的啊。”

“喂，鬼王，这么久还没抓到人，就干脆一点儿认输吧。”

“认什么输？”丁丁倔强地说，“就这么一点儿大的地方，怎么可能找不到！我只是还没使出全力去找。”

“哇，丁丁要发威啦！”

丁丁和俘虏们你一句我一句，听得杜子春竟有些沾沾自喜，难道他们没听过“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句话吗？他可没打算就此现身，毕竟这里是天才才想得到的地方，他不愿意这么快就公开，他要把这里当成自己的秘密基地。

不知道为什么，丁丁和俘虏们讨论到最后，竟然结成同盟，所有人

的共同目标成了找到杜子春。

幸好杜子春一切了然于“耳”，因此，不管其他人如何大呼小叫地想骗他露面，杜子春就是不吭声，而且他也想试试自己是不是真有让人找不到的本事。

想到号称“千里眼”的丁丁就要神话破灭，杜子春不禁得意起来。这时，他忽然心生一计，决定趁丁丁不注意的时候，冷不防从他背后出现，用力将他推进自己画的圈圈里，哈哈，这叫作茧自缚。

杜子春越想越乐，尤其是看着所有人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飞，他都快要笑出声了。哎哟，他们怎么会那么笨啊，明明我就在这里，在这么明显的地方，怎么会找不到呢？又不是蚂蚁……

突然，杜子春觉得脚踝痒痒的，他轻轻地用另一只脚挠挠发痒的地方，却没料到另一只脚也跟着痒起来，杜子春受不了，只好慢慢缩起脚想用手抓。然而不抓还好，一抓就连手背都痒了起来。

“怎么会那么痒呢？”杜子春心里嘀咕着，不耐烦地回头看了一下。

一瞬间，他吓呆了，浑身直发麻，因为自己的下半身爬满了密密麻麻的红火蚁，每一只红色大蚂蚁都张牙舞爪地向他的脸逼近。

杜子春再也顾不得抓鬼游戏，连滚带爬地冲出树丛，他一边急匆匆地拍去身上的红火蚁，一边大声喊着救命——然而，没有人过来帮他。

整个花园里一个人影都没有，所有人都像蒸发了一般。

杜子春又急又慌，渐渐地，红火蚁爬进了他的嘴巴，然后是鼻子、耳朵，最后竟爬进了眼睛。一阵阵火烧火燎的疼痛让他再也忍不住哭出声来：

“不要……不要……”

最后，红火蚁覆满了杜子春的全身，他整个人就像被大火吞噬了一样，但他哪里也逃不走，只能无助地啜泣：“不要啊……”

第一回　夜的守护者

忽然，有人搂住杜子春，轻轻拍着他的背，要他不要害怕。那抚触很轻很柔，却像一道坚实的护卫。

在安全的怀抱中，杜子春原本紧绷的身躯缓缓地放松了。他睁开满是泪水的眼睛，看见熟悉的一切，没有可怕的红火蚁，没有隐身的树丛，更没有抓鬼游戏。夜半时分，他在自己的房间。

原来是噩梦。

杜子春松了一口气。

不知道为什么，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梦到红火蚁了。从有记忆开始，可怕的红火蚁偶尔就会爬进梦中，肆意地啃啮着他，而且无论经历过多少次，如火燎烧的疼痛总是那样真实。

只是每一次杜子春身陷梦魇时，总有人恰巧守护在他身边，不让他孤单地哭泣着醒来。在温暖的拥抱中，杜子春会感到十分安心，因为这个怀抱是如此熟悉。

虽然杜子春一直不知道，这个怀抱的主人究竟是谁。

有很长一段时间，杜子春以为是母亲。

在白天，母亲并不会表现出亲昵的样子，而且还会叮嘱他：男孩子一定要勇敢，不能懦弱。可是到了夜晚，那怀抱就是杜子春的避风港，虽然只是静静地搂着，却是全心全意的守护。

当时，杜子春不明白，为什么母亲在夜晚时分从不开口说话，甚至连身上的味道也不一样。

直到后来，杜子春渐渐察觉到，那个偶尔在他醒睡边缘出现的女人，那个会在他哭泣时拥抱他的女人，那个会拉好他踢掉的被子的女人，那个会拭去他脸上微汗的女人，根本就不是他的母亲！

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

他不知道她是谁，也从没在白天见过和她相似的背影，家里上上下下那么多人，却没有一个女人像她那样。

那样神秘，那样地为杜子春付出。

就像此刻，杜子春被同样的噩梦惊醒时，女人已经守护在他身边。杜子春乖乖地被女人揽着，他轻轻嗅闻女人的味道，感觉女人的体温。

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被拥抱的时候就是杜子春心灵最平静的时刻。

曾经，杜子春试着想看清楚女人的面容，但是他发现，即使是三更半夜，女人仍罩着一层只露出眼睛的面纱。

有一次，当他无意间转醒，看见女人正帮他把踢开的被子拉好时，忽然对上彼此的眼睛，女人惊觉，急忙转身快步离去。

杜子春不明白女人为什么要躲他，明明关心他，为什么不愿意让他知道她是谁？

难道……

每次想到这里，杜子春就不敢再想下去了，因为杜家大宅里还有一个女人……只是，这个女人是否真的存在，杜子春也不敢确定，毕竟这是一个没有被证实的传说。

很小的时候，杜子春就听说过自己家的后院可能住着一个“女鬼”。

当时，杜子春正蹲在假山后面玩，突然听见几个用人闲聊的声音，那些人聊得津津有味，一点儿小事就乐得咯咯笑。起先杜子春不以为意，直到某个原本嗓门儿很大的人忽然压低声音，说了几句古怪的话，才引起杜子春的好奇心。

“这么大的事，怎么还没听说？”

“这几天出远门帮夫人买东西，还能听说啥？瞧你这副神经兮兮的模样，快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别再卖关子了。”

“就那个嘛……”

“哪个啊？你就直说吧。”

“她啊……又出现了，黄昏时被新来的阿卿撞见了。”“是吗？阿卿还好吧？”

“不太好。那天阿卿被人发现时，直挺挺地躺在花园里不省人事，直到黄嬷嬷用力掐她的人中才醒来。不醒还好，一醒她就吵个没完，见人就嚷着鬼啊鬼的，说什么没鼻子没嘴、到处坑坑疤疤……闹了好久回不了神，大概是吓傻了吧。后来黄嬷嬷带她去庙里收惊，喝点儿符水才恢复正常。”

“这么惨。老爷知道吗……”

忽然，咔嗒几声，所有人吓了一跳。

大家心生恐惧地到处察看，没想到竟然在假山后面看见了杜子春，原来是他踢到了石子。大伙儿不自觉地松了一口气，随后又使使眼色一哄而散，偌大的花园里只留下满腹狐疑的杜子春。

后来杜子春才知道，原来父亲早就告诫过用人们不准在他面前谈起任何有关后院的事，就像他从小就被禁止踏进后院一样。

不能谈的话题，不能靠近的区域，这不就意味着后院真的有秘密吗？

此外，如果那个神秘女人不是后院的“女鬼”，为什么三番五次闯进杜家的宅院却没人发现？如果那个神秘女人真的就是后院的“女鬼”，为什么还会拥抱哭泣的他？大家不是都说鬼会害人，会把小孩抓去吃吗……

杜子春其实已经分不清自己对那个奇怪的女人究竟是哪一种感觉了，他更不明白，为何这个谜一样的女人靠近时，自己总有一种莫名的心安。

只是，这些诡异的夜晚，杜子春从没跟别人提起过，他自己也不明白是为了什么。

曾经有一次，杜子春想探探母亲的口风，毕竟家里住了一个“女鬼”，可是不得了的大事，他不相信人和鬼真的可以和平共处。那天，趁父亲不在的时候，他决定开口问母亲：“娘，后院是不是闹鬼？”

听见杜子春问得这么直接，母亲吓了一跳，表情变得很不自然：“鬼？谁说闹鬼？”

“那些传说到底是不是真的？”杜子春继续问。

母亲没有回答，只是看着杜子春，然而眼神里却很复杂。

“您早就知道后院闹鬼的事？”杜子春再度追问。

母亲低下头，继续着手上的女红：“我不知道。”

杜子春再也按捺不住了：“大家都在谣传，您怎么可能不知道？”

过了半晌，母亲抬头看着杜子春，用生硬的声音说：“人要是心里有鬼，哪里都会有鬼。”

听到母亲的回答，杜子春不再追问了，他知道不会有人告诉自己真相。有一瞬间，他几乎就要脱口说出夜晚的事，但后来忍住了。

谁说只有大人才有秘密，他也有一个天大的秘密。

所有人越不让他知道后院的事，他就对后院的事越好奇。

虽然杜子春知道自己家的后院跟别人家不太一样，但也不愿意被别人说三道四。

有一次，他和邻居家小朋友玩骑马打仗的时候，跨坐在他肩上的阿志突然低下头，神神秘秘地问他：“喂，子春，听说你家后院住了一个‘女鬼’，是不是真的啊？”

“你说什么？”杜子春惊慌地抬头看阿志。

看见杜子春的反应，阿志仿佛明白了什么，开始怪里怪气地对他笑起来：“不会吧！难道是真的？哈！你家……”

突然，杜子春冷不防地把阿志从肩上甩下来，只见阿志整个人扑倒

在地，跌了个狗吃屎。

“哎哟！”趴在地上的阿志痛得直叫，“你干吗呀？发什么神经啊？”

在场的人都停下来了，搞不懂这对扮演士兵和马的伙伴发生了什么事，战争都还没开打呢。

“你敢再胡说试试。”杜子春抓住阿志的衣襟，恶狠狠地瞪着他。

阿志用力挥开杜子春的手，大声说：“明明就闹鬼，还不肯承认。”

杜子春知道阿志是故意的，他故意说得很大声，就是要让所有人都听见。

他瞪着阿志，恨不得撕烂他的嘴巴。然而，在无意间，杜子春看见其他小伙伴竟然都是等着看好戏的表情。

原来，大家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原来，就只有他不肯承认。

杜子春再也忍不住了，抡起拳头就往阿志的脸上猛打，只见阿志的鼻血喷了出来，溅得杜子春的衣服血迹斑斑。阿志想脱身，却被杜子春死死地压在地上，拳头对着他乱飞。

“你家才闹鬼……你家……你家后院才有鬼……”

杜子春对着阿志吼，也像是对所有人吼，更像是在发泄大家都隐瞒他时自己的愤怒。

有一天，杜子春终于逮到机会，他避开大人的耳目，偷偷跑进了那个偏僻的禁地。

起先，他有些胆怯，毕竟这里是他从没来过、被禁止靠近的地方，更何况，传说中的“女鬼”很有可能就住在里面。

他沿着陌生的小径七弯八拐地前进，两边的树木又高又浓密。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阴森森的感觉，而且四周都飘满了不知从哪里来的白雾。

杜子春走得胆战心惊，他其实不只怕鬼，更怕自己会迷失在这里，再也出不去。却也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并没有想象中勇敢，

他根本就不是众人眼中的小霸王。

越往里面走，杜子春的心跳就越大声，“扑通，扑通”……而且有好几次，他似乎听见林子里传来奇怪的声响，像是脚步声，又像是树叶摇动的声音。

眼前越来越诡异了。

杜子春不敢走得太快，他怕“女鬼”要是突然出现，自己就会撞到而来不及逃命；但他也不敢走得太慢，因为在这里耽搁越久，就越容易被其他人发现，搞不好回去后还会挨一顿打。

杜子春满脑子乱哄哄的，汗湿全身，他不知道还要走多久、走多远。

有好几次他都想回头了，可是一想到那个神秘的女人，那些刻意避开他的窃窃私语，那些等着看好戏的表情，杜子春于是咬紧牙根，继续冒险前进。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毕竟这很可能是他唯一的机会。

没多久，原本被树木掩映的小径出现了几许天光，前方还出现一间陈旧的木屋。

走出这个诡异的树林令杜子春终于松了一口气，但他在看见木屋的同时又开始紧张起来，心里有种直觉，答案就在这里了。

杜子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轻轻地推了一下紧闭的门。门没有动，但他也不敢再用力去推，生怕把门推开了他会看到“女鬼”或是什么可怕的东西。

既然前门进不去，杜子春干脆沿着围墙到处看看，说不定会找到墙缝什么的。

就在杜子春踮着脚四处察看时，忽然，围墙后方传来细细的声音，杜子春停下脚步仔细聆听，竟然是女人的歌声……妈呀，杜子春吓得腿都软了。原来后院真的闹鬼，他再也顾不得什么，拔腿就往外跑，只想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

杜子春连滚带爬地逃命，途中摔倒了，他赶忙起身拖着跛脚继续逃命；被树枝划破了脸颊，他也不管伤口疼痛，依然死命地跑。他害怕只

要慢了一步，就会被“女鬼”追上，再被生吞活剥。

那天夜里，杜子春不时从梦中惊醒、啼哭，不管母亲怎么哄都没用。父亲连忙请来大夫看诊，大夫把完脉后说无大碍，开了一帖安神药。

看着杜子春一脸惊魂未定的样子，父亲觉得诧异。

“你今天跑去哪里玩了？”

杜子春一言不发。

“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父亲抬起杜子春的脸检查。

杜子春眼里噙着泪水，连忙摇头，他不敢说。

“又跟人家打架了是不是？”父亲猜测着。

为了不让父亲起疑，杜子春决定选择“打架”这个过错，毕竟跟偷跑去后院比起来，打架的代价轻微许多。

折腾了大半夜，服药后的杜子春渐渐安静下来，所有人也都回房休息了。在恍惚间，杜子春忽然感觉到有人正轻抚着他脸上的伤，是很温柔、很熟悉的触碰。

杜子春知道是谁来了，但他不敢睁开眼睛，更不敢乱动。

他真的很害怕，不知道这个谜一样的女人到底跟“女鬼”有什么关系。又或者，她根本就是“女鬼”？天哪，如果她真的就是“女鬼”的话，那该怎么办……

杜子春急得直哆嗦，他很想大叫，说不定只要叫出声，无论她是“女鬼”还是女人就会被抓住，这样他家后院就不会再闹鬼了，而他也可以知道这个神秘的女人究竟是谁了。

可是，要是真的叫了，以后做噩梦的时候，会不会就没人来救他了……

当杜子春再度醒转时，已经正当日中，他安然无恙地睡在自己的房间，一切似乎都没改变。

但他心里明白，有些事已经不一样了。

就像他知道这个家的后院，真的住了一个女人，或者说，真的住了一个“女鬼”。

只是，他仍无法确定那个神秘的女人和后院的“女鬼”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

第二回　大火的捉弄

有一天下午，杜子春在房里读书时，母亲突然神色慌张地走进来，说要带他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要去见谁啊？”杜子春问，他从未见过母亲神色如此惊慌。

母亲什么话都没说，只是拉着他往后院走去。

去后院干吗？

起先杜子春有些抗拒，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带他去那里，那里不是住着“女鬼”吗？他紧紧握住母亲的手，害怕得冷汗直流。

同样的经历，他可不想再重来一次。

杜子春故意走得很慢。

他希望永远不要走到尽头，不要再看到那幢木屋，不要再听见“女鬼”的歌声，他希望一切就此停住，不要再继续……

没多久，木屋出现了，然而曾经紧闭的大门此刻却敞开着。母亲没有任何犹豫就带着他走进屋内，仿佛对这里的一切很熟悉。

才踏进屋子，一股冷气就迎面袭来，杜子春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

屋子里很暗，空空荡荡的，仿佛没人居住似的。

杜子春害怕得扯扯母亲的手，想要赶快离开。然而，他看见了父亲。

父亲就坐在墙角的床边，压低着身子，仿佛在聆听什么。

杜子春偷偷瞄了一下，只感觉父亲的身边似乎躺着一个人。

这时，父亲抬头看了看杜子春，示意要他过去。可是杜子春不敢，他觉得“女鬼”就住在这里，而且躺在床上的人说不定就是“女鬼”。

杜子春很犹豫，双腿重得抬不起来。

“过来。”父亲终于开了口。

杜子春摇头，他不想过去。

“快过来。”父亲的口气严肃了起来。

杜子春转头看母亲，可是母亲却将他往前推去。

杜子春没办法，只好闭上眼睛，硬着头皮走过去，他才不要亲眼见鬼。

他不明白父母亲为什么不怕鬼，连阿卿都吓晕过，还有谁看到鬼不会害怕呢？

“你在干什么？把眼睛睁开。”父亲呵斥着。

杜子春好不情愿，却也没办法，只好把眼睛睁开，结果他吓得都快要哭出来了。

真的是鬼啊！他看见鬼了！

眼前的一切让他惊恐万分，全身颤抖不已。

躺在床上的“女鬼”，披散着长发，肤色苍白，五官无法辨识……杜子春吓得不禁连连后退。

看见杜子春的反应，父亲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起身，走到杜子春身边，将他带回床边。

“子春……这才是你真正的母亲。”父亲的声音很悲伤。

母亲？不会吧？这个“女鬼”是我的母亲？

杜子春难以置信，他的母亲明明就站在后面，为什么父亲说“女鬼”才是他真正的母亲？

这时，“女鬼”缓缓睁开了眼睛，她虚弱地朝杜子春笑了笑，抬起枯瘦的手臂，想要碰杜子春。杜子春却吓得躲开了。

他不要“女鬼”碰到他。

“不要碰我！你这个可怕的鬼……”杜子春大叫。

父亲猛地起身：“你胡说什么？”他扬起手想打杜子春。

“不要。”“女鬼”忽然伸手拉住父亲，用虚弱的声音制止了他。

父亲和杜子春僵持了好一会儿，最后，他无力地垂下手臂，转身凝视了好一会儿，像是忏悔似的跟她说了几句话。

喃喃的声音中，杜子春断断续续地听见：“是我不对……母子……相认……造孽……”

杜子春完全不能理解此刻所发生的一切。

他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懂为什么父母亲都不怕这个后院的“女鬼”了。不是不准任何人跟他提起这件事吗？不是不准他跑去后院吗？为何现在全都变了样？而且自己还多了一个“鬼母亲”。

父亲不再说话了，整个空间忽然陷入静默。

过了半晌，父亲看着躲在门边的杜子春，知道他根本不愿意再靠近床边一步，便重重叹了一口气。那样深那样远的叹息，就像要把多年来守着的秘密全都叹尽。

“都是因为当年那场大火……要不是……”父亲缓缓地开口了，“当年，你还在襁褓中，有一天，家里忽然发生大火，所有人仓皇逃命，再也顾不了别人……唯独你的母亲，也就是躺……躺在这里……你不愿靠近的人，刚好外出回来，她在混乱中找不到你，知道你可能还在屋里，便顾不得别人的拦阻，也顾不得高温的炙烤，冲进火场……后来，她终于抱着你出来了，你安然无恙地躺在她的怀抱中，可是，你的母亲全身都着了火……”父亲说到最后声音越来越小，只剩下哽咽。

像是承受了极大的压力，父亲深呼吸好几次后才继续说：“你母亲受伤很严重，昏迷了好几天才醒过来，大夫说就差那么一点儿……命是救回来了，可是她全身被火烧伤的地方……再多的烧伤药都没办法……经过一段时间的静养，你母亲的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可是……她却决定不再出现在你面前，她怕自己的容貌吓坏你，不想让你觉得自己有一个

可怕的母亲……”

杜子春难以置信。

他觉得父亲在说谎，而且那些谎言太牵强了，他才不是“女鬼”的儿子。毕竟从小到大，所有人都只说他们家闹鬼，却没有人提过他和这个“女鬼”有关，不是吗？

“可笑的是，我竟然顺着你母亲的心意，而且，不只是为了你好，你母亲也为了我的事业，决定让出妻子的角色，她不想让其他人觉得她的丈夫有一个容貌可怕的妻子……一个……一个像鬼一样的妻子……于是，她请求小翠，也就是她的贴身丫鬟，请她代替母亲与妻子的角色……”父亲惭愧地低下了头。

杜子春惊讶地看着站在身边的母亲，母亲也看着他，她眼里的复杂是杜子春从未见过的。

父亲的话仿佛有千斤重，直压得杜子春喘不过气来。而从进入这间屋子开始，就没说过一句话的母亲，此刻的表现更像是回到了最初的身份——一个静静待在主人旁边的婢女。

瞬间，杜子春所认识的这个世界，一片片地剥落了。

原来，他一直生活在谎言构筑的世界里；原来，本应朝夕呵护他成长的母爱，早已在那场大火中烧成灰烬。

“从那时候开始，你真正的母亲就一直住在这里。虽然她让出了母亲的角色，但对你的关心，却从没改变……”父亲说。

杜子春终于明白，那个传说中的后院“女鬼”，那个夜半出现的神秘女人，原来真的是同一个人。

突然，“女鬼”剧烈地咳嗽起来，几乎要把肝肺都咳出来了。有一瞬间，杜子春的心揪了一下，他想跑去“女鬼”身边，帮忙拍着她的背，让她舒服一些，就像以前夜里，她经常拍拍从梦魇中惊醒的他一样。

可是，这样的情绪终究只有一刹那，杜子春瞪着眼前的一切动也没动。

“女鬼”咳得越来越凶，到后来竟咳出一摊血。父亲大惊，赶忙叫小翠去请大夫。

“子春……”“女鬼”发出微弱的声音。

父亲扶着“女鬼”坐了起来，她喘了一会儿才继续说：“子春……我知道……要你接受这样的事实真的很难……如今……我剩下的时间不多……只希望……你能原谅娘……”“女鬼”说着又咳了几下。

娘？杜子春呆若木鸡地站着，这是我的娘？这竟然是我的娘！

“子春，过来，叫娘。”父亲要他到“女鬼”的床边。

杜子春摇头，倔强地闭紧嘴巴。

过去的那些年，我竟然全活在谎言里！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想这样啊！我不想母亲为了救我而被烧成这样，我不想母亲为我从此不见天日，我不想……

为什么？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不让我被烧死算了？！

见到杜子春置若罔闻，父亲霍地站起身，走过去想拉他到床边。

可是杜子春忽然生气起来，他愤愤地瞪着父亲，瞪着床上的“女鬼”，这里才不是他的世界，他的世界在门外，在小路的另一边。

不管父亲如何呵斥，也不管“女鬼”锥心的咳嗽，杜子春只顾转身逃出这个地方，这个十多年前早就被大火焚毁的所在。

第三回　挥霍贵公子

杜兴看着儿子不顾一切地冲出木屋；看着病重的妻子受不住打击，咯血不止，就连大夫也束手无策，最后病死在自己的怀中。

他悲痛万分，却什么也改变不了。尤其是妻子临终前唯一的心愿竟这样难堪地收场，这让他悔恨不已，他终于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才导致这样的结局。

“现世报……现世报啊……”当妻子在他的怀中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痛苦得泣不成声。

这具逐渐冰凉的身体，曾经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女人啊。

当年，他第一次看见她，并不知道彼此的生命将会缠绕一辈子。

那时他才刚从外地来到这个城镇找机会，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面粉店当学徒。

“杜兴，先把这些面粉送去吴员外家。”老板指着墙角的面粉说。

杜兴看着那些堆得跟山一样高的面粉袋，眉头都不皱一下，就一包包扛上推车，准备去送货。

“送完这批货后，再各送五十斤去大升酒家和得利商号。对了，回程时顺便去张员外家收账。”

“是。”杜兴应答得很爽快。

年轻力壮又勤快的杜兴很得面粉店老板的喜欢，他知道杜兴很聪明，却从不自恃脑筋比别人好而敷衍偷懒，反而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地做事。

这个得力的好伙计，不仅让面粉店的业绩蒸蒸日上，到最后还娶了老板的女儿，那个以美貌及聪慧闻名的面粉店姑娘。

杜兴第一次看见她的情景历历在目。

“你就是我爹说的那个人啊。”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忽然响起。

仿佛听见有人说话，但杜兴根本没注意。快过年了，家家户户都需要面粉，此刻仓库里正忙得鸡飞狗跳。

“喂，我在跟你说话呢。”年轻女子的声音又响起。

杜兴连头都没抬，因为他正专心算计该怎么以最快的速度把面粉送出去。

“喂，我在说话呢！听到没有啊？”

“是先绕去平安商号好呢，还是先去郑员外家？”杜兴思忖着。

“喂！”女子忽然大叫一声。

杜兴吓了一跳，急忙转身，不小心撞到身边堆得跟山一样高的面粉袋，瞬间，顶端的面粉袋滑落下来，径直砸向眼前的陌生女子。

“小心！”杜兴赶紧把她推开。

面粉袋打到杜兴的手，“砰”的一声，袋口破了，只见面粉满天飞舞。

两个人顿时都变成了白色面粉人。

杜兴赶紧抹去覆着眼睛的面粉，想看看对方有没有受伤。

“哈！”女人指着杜兴的脸笑了起来。

这一笑，让先前惊慌的杜兴也傻了。

不是因为对方也是一脸白，而是这个陌生女子的笑声，突如其来地撞上了他的心。

也撞进了他的生命。

她是面粉店老板的女儿，之前陪着母亲去外地探亲。几个月来，杜兴只听闻老板有个漂亮的女儿，如今却是在这样慌乱的时刻相遇了。

几年后，他们终于成了亲，岳父把生意交给两个人打理，而夫妻俩

也不负期望，一个在外奔波，一个坐镇柜台，还增加了许多种货物的买卖。到后来，原本小小的面粉店竟成为当地最大的商行。

没多久，他们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唤名杜子春。

杜兴很喜欢看着妻子抱着杜子春，母子就这么脸贴脸地嬉闹着。两个人的模样就像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妻子美丽的容颜传承给了杜子春，他也有着俊朗的五官。

有妻有子更有事业，杜兴真的很满足于这样的幸福生活，夫复何求？然而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改变了一切，也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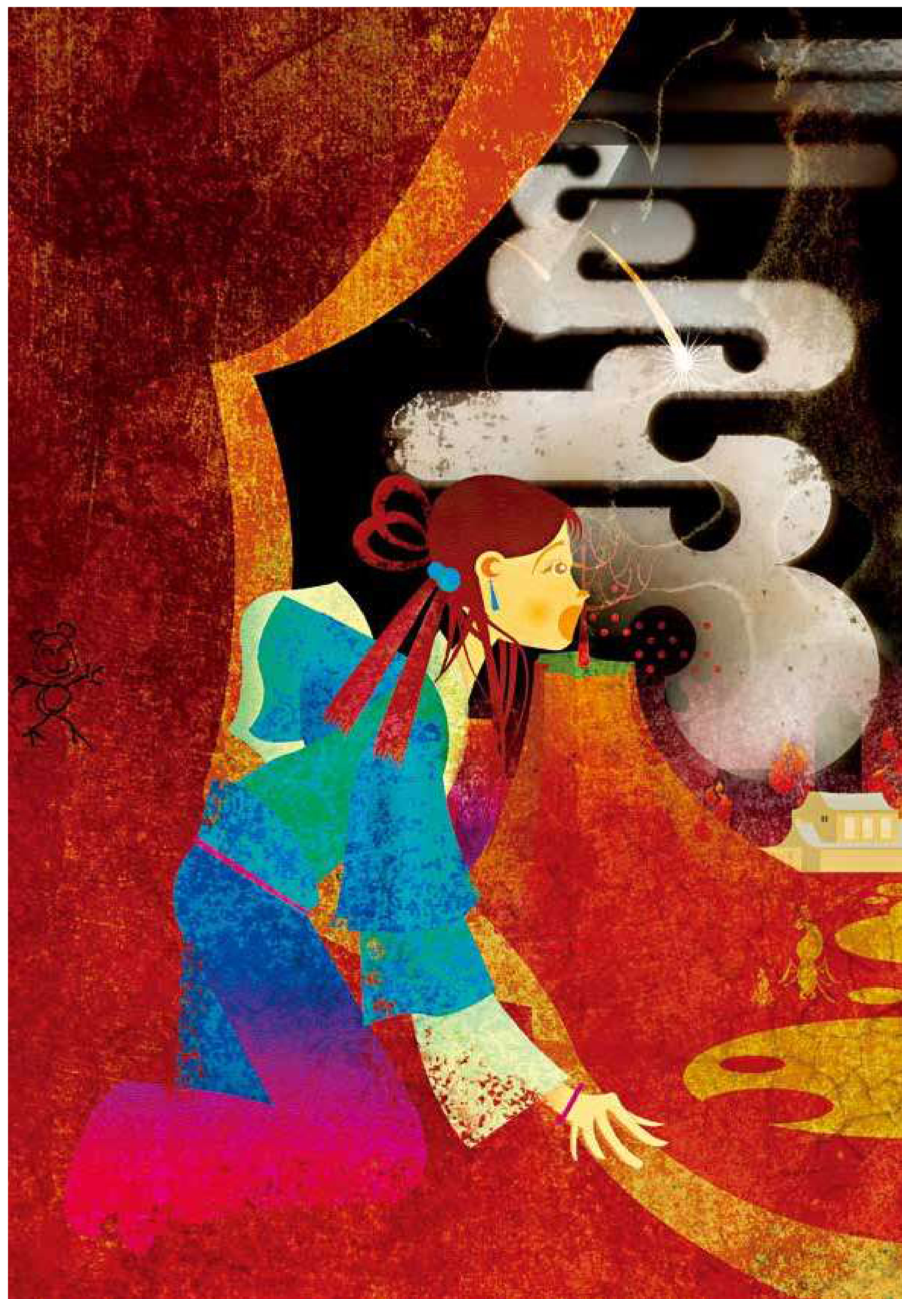
如今，他拥抱着妻子冰凉枯槁的身躯，看着她被焚毁的面容，想着她牺牲自己却被亲生儿子嫌弃，杜兴悲伤得不能自已。

他不明白自己当初为什么要答应妻子的请求，那些胼手胝足的苦日子都是她陪着苦过来的，她才是自己真正的妻子啊。要不是他贪求更多的荣华富贵，而且对妻子被焚毁的面容稍有犹豫……要不是他只想到自己，也就不会有今天的荒唐事了。

虽然杜家大宅里的生活恢复了以往的状态，但有些东西再也不能恢复了——杜兴和杜子春之间，隔起了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后院的事似乎再度成为禁忌，没有人提起，仿佛不曾发生。

为了弥补对杜子春的亏欠，杜兴完全不过问他的花钱方式，只要是他想要的，就会尽量满足。

但杜兴其实更希望杜子春能积极一点儿，学学经商之道，与达官贵人交往应酬。将来当他百年之后，也不会放心不下——可杜子春总把那些话当成耳边风，继续过着放浪不羁、挥霍无度的日子。因为他知道，这些钱将来都是他的；而且，父亲会纵容他花钱，有很大的原因是为了补偿。



补偿一个已经无法挽回的错误。

多金的杜子春是城里众所周知的贵公子。

大家都知道他出手阔绰，只要看上的东西，无论价格多少，眉头都不皱一下，立刻就掏钱买下。因此各家店铺都把握了杜子春出现的时

间，只要他稍一停留，这个月的收入就不用愁了。

此外，慷慨的杜子春更是朋友眼中的金主，大伙儿吃喝玩乐都是由他来付账。离谱的是，连杜子春没赶上的聚会，也会记在他的账上。

他的口头禅就是："这点儿钱算什么？大家开心嘛，开心就好！"

杜子春的笑声最响亮，可是，仔细聆听，便会听出其中的空洞与寂寞。他很想要快乐，偏偏快乐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

虽然杜子春是个公子哥儿，也是众人公认的阔少，但他却不爱声色犬马，也不纵情于青楼歌妓，这和一般人眼中的败家子不大一样。

他还有点儿莽撞的侠气，身上总是揣着一大把钱，除了买东西，只要看到困苦的人，二话不说就把钱都送给人家。

有一次，杜子春冷不防地掏出一大把银子送给一个在路边乞讨的女人。

"这些银子都给你吧。"

女人吓了一跳，因为那些忽然出现的银子白花花的看起来很诡异。这样的施舍，有点儿不合常理了。

"你……你……你想干什么？"女人赶紧把跪在身边的女儿紧紧搂住。

"你不是需要钱吗？"杜子春蹲下来，把所有的银子都放进了女人的破碗中。

"我可不卖女儿！"女人生气地直视着他。

"谁要你的女儿？这是你亲生的女儿吗？"

女人点点头。

"难得。"杜子春像对女人说话，又像对自己说话，"穷得当乞丐，也不肯离开自己的亲生孩子，这才像个母亲啊！"

"小姑娘，"他又对女人怀里的小女孩说，"要记得你娘的恩情，她这

么辛苦地抚养你，将来，你可不能辜负她。要好好孝顺她，明白吗？”

杜子春站起身，仿佛有风沙吹进了眼睛，很快地离开了。

从来不烧香拜佛的乞妇带着女儿去庙里跪了很久，她从那天开始就相信佛祖、菩萨会保佑她们了。

消息传得很快，杜子春家门口围聚的乞丐越来越多，他们都知道，只要来到杜府，见着了子春大善人，得到的绝不是残羹剩饭，而是白花花的银锭子。

到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做生意失败的，孩子念书没学费的，老娘看病没药钱的……全来了，杜家门口排队的人已经排到了城墙外面。

不要借据、不要承诺，只会到处送钱的杜子春，真的成了城里最受欢迎的大善人。

还有人编了首歌来唱：“子春子春恩情深，善人一开眼，子女皆回春……”

其实，杜子春并没有做善事的使命感，也没想刻意博取好名声，他明白自己根本就没有悲天悯人的伟大胸怀，只是感觉到每当身上的钱离开他，快乐也就更实在些。

不知道为什么，那些钱就像压在他心上的石头，搬开一点儿，心里就舒坦一点儿。而且，谁说纨绔子弟不能济弱扶倾？

“少爷，这样是不成的！您瞧，四面八方，多远的人都来了，为的就是您的银子。上个月已经卖了一座庄园，这个月得要卖地了，就算有金山银海也禁不起您这么折腾啊！”老管家苦口婆心地劝他，就差没有老泪纵横了。

“老伯，您担什么心啊？李白不是说了吗？‘千金散尽还复来’，银子赚来就是需要花的啊。再说，我又没做坏事。”

“不是啊，少爷……”

杜子春沉下脸：“老伯，您只管算账，别的就不用管了。要不然，我改天一走了之，什么都不要了。”

“少爷，可千万别这样。”老管家再也不敢劝了。

杜子春知道，别人都当他是个浪子，如此的浪子性格或许就是一种报复。

他在不知不觉中报复着父亲，因为父亲当年宁愿选择事业，也不愿让别人知道他有一个被火焚身的妻子。

他在不知不觉中报复着母亲，因为母亲宁愿放弃为人母的身份，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子享有母爱。

他也在不知不觉中报复着自己，他恨自己当年为什么没有被烧死，只要被烧死，就不会有后来造化弄人的不堪。

他也在报复着老天爷，他恨老天爷为什么茫茫人海中，偏要挑选他来承受这可怕的一切。

如今的他已经拥有全天下人最渴望的东西——金钱，但他一点儿也不在乎。

也许，杜子春并不知道，他最想报复的其实是那天在木屋里的自己。

当时的他不仅躲得远远的，还执拗地不肯唤“女鬼”为娘，即使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后来在举办母亲的丧礼时，他还故意跑去江边钓鱼，仿佛这一切的事都跟他无关。

但杜子春很明白，自己当时的嫌恶全都烙印在母亲临终前的眼里和心底了。

杜子春成年后的某一天，父亲将他唤到面前：

“子春，你长大了，也该成家立业了。之前我托媒人四处去帮你物色，最后决定选林大人的女儿芸儿，而林大人也同意了这门婚事。”

“是吗？”杜子春听着，什么意见也没有，毕竟他的人生已经被安排过一次，再来一次也无所谓。

“林大人的女儿贤德端庄，个性文雅，你可要好好对待人家。”父亲嘱咐着。

杜子春点点头。先前他只听闻过林家的女儿貌若天仙，但还没亲眼见过，没想到她即将成为自己的妻子。

确定婚期后，杜林两府的婚事成了此地最大的盛事，财富与权势的结合让两位新人成为最受瞩目的焦点。

杜兴为这场喜宴大肆铺张，凡是跟婚宴相关的东西全都选用上等货。此外，连接着两家的街道全都张灯结彩，而且连办了十五天的流水席，简直让整个城镇变成了不夜城。

洞房花烛夜，杜子春和新婚妻子在经过繁文缛节之后，终于可以休息了。

连续被灌了好几天酒的杜子春早就体力不支，呼呼大睡。

新婚妻子林芸看着不省人事的丈夫，看着他脸庞仍留有的稚气，想起前阵子杜兴特地来找她：

“芸儿，我的好儿媳妇，有些事……还请你多多体谅。”未来的公公说得很委婉。

林芸点点头，她感觉到应该是杜子春的事。

“你可能听说过子春的一些行径，不过，他不是坏人，只是无心经营家业。”杜兴欲言又止。

林芸微笑着：“伯父请放心，子春善名在外，我们都知道。”

杜兴看着林芸有好一会儿，最后像是下了极大的决心：“芸儿，无论如何，请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子春，我把他和杜家都交给你了！”

“我把他和杜家都交给你了！”杜兴的请托言犹在耳。如今，成了杜家的媳妇之后，林芸更加知道，照顾好自己的丈夫就是杜家对她最大的期待。

然而，她对自己的期待呢？

回想那天，父亲严肃地把她唤到面前："芸儿啊，杜老爷想撮合你和他们家子春的婚事。或许你已经听说过杜子春的为人……"

"爹，我知道他，有人说是浪子，也有人说是善人。"

对于杜子春，林芸一直存有奇怪的好感，虽然不认识也没见过面，但这个混合着奇异特质的年轻人却莫名其妙地吸引着她。

"那天杜兴展现了最大的诚意，还提到你的贤德或许可以改变杜子春的个性……看得出来他很中意你这个儿媳妇。"

林芸微笑着，什么话也没说。

"芸儿，我们林家也算有权有势，对于你的婚事，爹娘可不想敷衍了事，但也不想干预太过，毕竟这是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考虑清楚，如果真的不喜欢，爹可以拒绝他们。"

"爹，你觉得杜子春这个人如何？"

父亲思考了半晌才回答："在我看来，他的本性还算善良，虽然奢侈了些，但也没听说干了什么坏事。"

"芸儿听说，他的慷慨不仅分给了朋友，也分给了那些贫苦无依的人，我想，这样的人对他的妻子、他的家人也应该会很好才是。"

这是林芸对自己婚姻的期待，她相信，这样的杜子春才是一个真性情的人。

"不要……不要……"睡在身边的杜子春忽然说起梦话。

林芸靠过去拭去他脸上的微汗。

"走开……走开……不要过来……"杜子春突然大喊，接着像是受到极大的惊吓，整个人不住地颤抖、啜泣，"不要……求求你……"

"子春不怕，不怕，不怕……"林芸抱住做噩梦的杜子春，轻轻拍着他的后背。

在安心的怀抱中，杜子春醒了，从趴着的肩膀上方，他看见熟悉的一切。

这是他的房间，没有漫天向他扑来的红火蚁——很多年了，这个噩梦一直萦绕着他，不曾退去。

杜子春松了一口气，然而瞬间仿佛想起了什么，他急忙将眼前的人推开。

或许是太用力了，对方差点儿就被他推下了床。

“哎哟！”对方惊呼着。

全然陌生的声音。

杜子春完全清醒了，他看着眼前凤冠霞帔的年轻女子，还有锦帐罗帏的布置，喜气洋洋的气氛，猛然想起今天是他的大喜之日。

那个差点儿被他推下床的女人，是他的新婚妻子。

“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杜子春为自己莽撞的举止道歉。

“你还好吗？”惊魂未定的林芸却反过来关心他。

“刚刚，我做噩梦了。”杜子春用手抹抹脸，像是要抹去什么。

“我知道，”林芸轻轻地握住杜子春的手，像是一种全心全意的保护，“别担心，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杜子春看着新婚妻子，看着这个即将陪伴自己一生一世的女人，不知怎的，内心忽然涌起一股复杂的思绪。

他的生命中也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女人。

每当从梦魇中惊醒，总有一个安心的怀抱会紧紧地抱住他，要他不要害怕。

即使……

忽然，一股酸楚的感觉从他的眼梢滑落。

林芸什么话都没说，只是静静地搂住他。

越是温柔的屏障，越让杜子春无法逃脱，终于，他说出了那个压在

他心头的往事。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从未对别人提起过，也几乎刻意遗忘了，可是今夜，在他成为男人的夜里，那个执拗不肯开口的男孩，那个从木屋逃跑的男孩，回来了。

在全心全意的怀抱中，他哭得像一个孩子。

林芸也落泪了。她终于明白是什么样的经历让杜子春像是自暴自弃地去看待自己的人生。

“子春，别怕，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过去的。”她在杜子春的耳畔疼惜地说。

或许是挣脱了多年的桎梏，也或许是疼痛找到了出口，杜子春对林芸非常好，只要有好吃好玩的东西，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就捧给她。

林芸也渐渐懂得了杜子春这个人，她知道正如同公公所说的，他的本性其实不坏，只是面对那样的身世，他选择了自己的方式去寻找存在的意义。

于是，原本被期望能改变杜子春的林芸不再强求他一定要符合众人心目中好男人的形象了。她让杜子春随心所欲地花钱，她觉得如果花钱能得到快乐，就让他继续快乐吧。

第四回　遇见古怪老人

没多久，杜兴在一次出远门洽商途中不幸遇船难，尸骨无存。失去依靠的杜子春也没想那么多，反正他继承的家业是那样庞大，因此散财童子的性格依然没改变。

很快地，他卖田卖地，卖牛卖羊，卖婢卖屋，曾经奢华一时的杜家宅院到最后也过户给别人了，只剩下他和妻子两个人。

“怎么办？家里连一文钱都没有了。”林芸终于开口跟杜子春说。之前能变卖的，她都拿去卖了。

“那些首饰呢？珍珠耳环，翡翠玉镯……”杜子春在房里翻箱倒柜地寻找着。

“早就拿去当铺典当了。”

“是吗？”杜子春抓耳挠腮，他明明记得梳妆台里有很多的啊，“算了，我去找朋友周转一下好了。”

可是杜子春找了老半天，却连一个朋友都找不到，那些人不是刚出远门，就是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其实，看到家财散尽的杜子春，大伙儿逃的逃、躲的躲，所有人都唯恐避之不及，生怕被衰神上身的杜子春沾到边。

而那些曾经把杜子春奉为贵宾的店铺，因为店面搬不走，所以只要远远地看见他的身影，就赶紧把大门关上，任凭杜子春怎么敲门都不应。

在吃了好几个闭门羹后，杜子春饥寒交迫地在街上到处游荡，最后停在大街中央。

他看看自己身上单薄的衣服，以及冻得红肿的双手，落寞地望着天空叹息。

“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呢？”杜子春一遍遍地问着自己，问着连自己也不知道答案在哪里的问题。他不懂为什么这个当初众人争相交往的杜公子，如今竟然没有人愿意理他。

“你，还好吗？”寂静的大街上，突然传来一个老人的声音。

杜子春转头看看四周，才知道老人是在问自己。

你，还好吗？

杜子春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好不好，应该是不太好，不过有个善心的陌生老人愿意理他，应该是好一些吧。

于是杜子春先是摇摇头，后来又点点头。他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回答，之后不自觉地又叹了一口气。

“叹什么气？年轻人，需要我帮忙吗？”老人说着，靠近了杜子春。

“我真的不懂，为什么当初那些跟着我吃喝玩乐的人，如今见到我就跟见到鬼一样。难道只是因为我没钱了？”

“没钱？那简单，你需要多少钱？”老人直截了当地问。

杜子春吓了一跳：“你要给我钱？”

从来就只有他给别人钱。

“你需要多少钱？”

“那……三五万文钱就够了。”杜子春脱口而出。

话才出口，他就后悔了，心想老人一定会认为他想钱想疯了，连一文钱都不知道会不会给他，竟然一开口就向人家要三五万文钱。

“太少了，再多说一点儿。”结果老人竟然摇头嫌钱太少。

不会吧？杜子春突然从饥寒交迫的晕眩中回过神，他确信自己听见老人说要给他更多的钱。

“那……”杜子春咽了一下口水，“那……三五十万文钱好了。”最后，他怯生生地说，就怕自己狮子大开口，把老人吓跑了。

“再多说一点儿。”老人竟然还嫌钱少，都增加十倍了。

会不会遇到了疯子？杜子春是穷，但还没穷到发疯的地步，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老人。

“好啊，那就三百万文钱。”杜子春这次说得很痛快。反正遇到疯子也不错，至少还有人陪他说话。

“三百万文钱。好，明天到西街波斯府宅拿钱。”老人回答得十分爽快，一点儿也没有犹豫。

老人说完就离开了。

杜子春愣愣地站在大街上，对于刚刚发生的一切仍半信半疑。突然他用力地拍打自己的脸，痛啊，这应该是真的。

回家以后，杜子春赶紧告诉林芸今天发生的事，林芸也觉得老人实在太诡异了，谁会平白无故就送人家钱呢，更何况还是三百万文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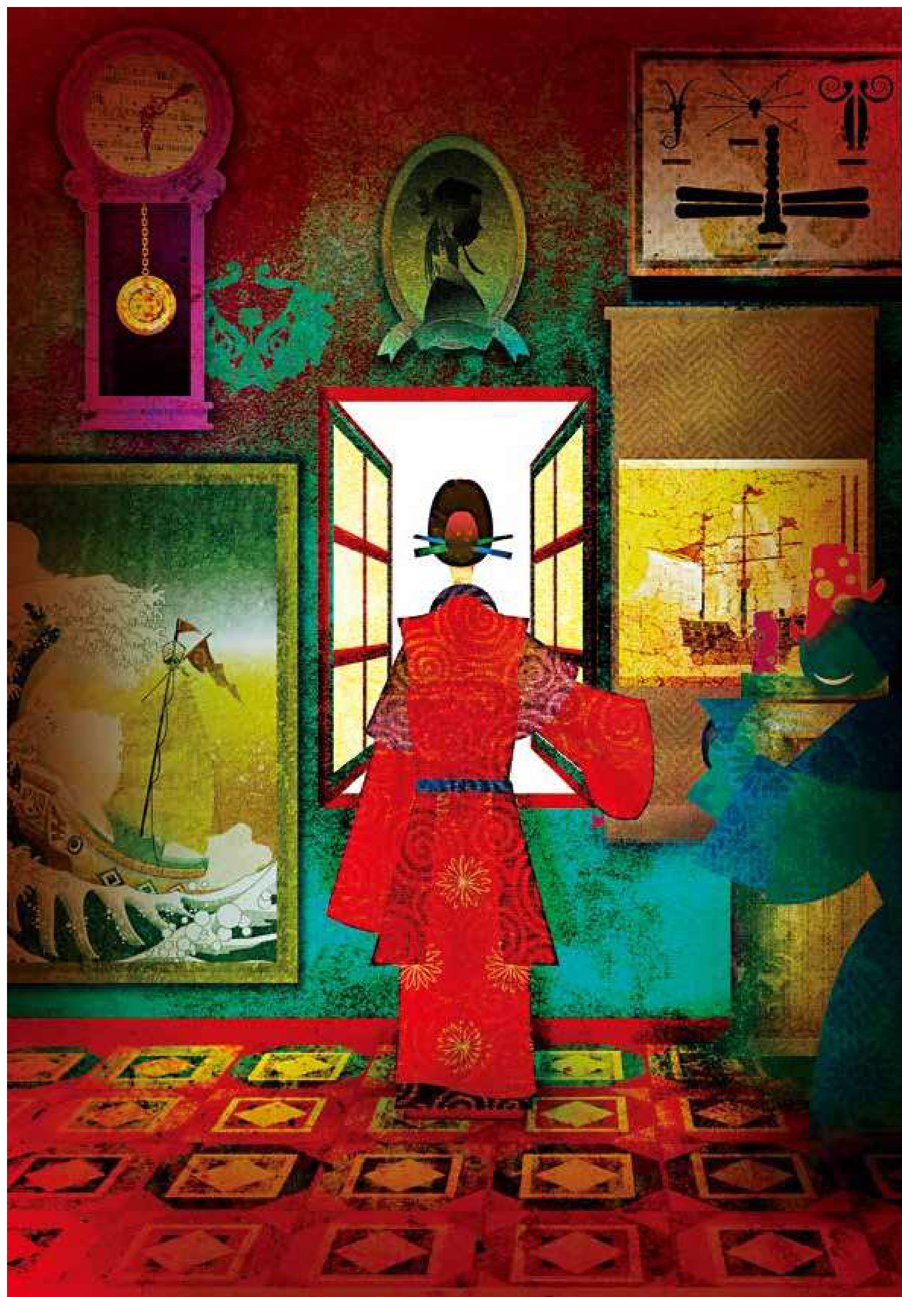
她要杜子春别发傻了，赶紧找到人借钱填饱肚子才是。

隔天中午，杜子春闲着也是闲着，东晃晃西晃晃，没想到竟然晃到了西街，他想反正都来了，就去看看是不是真有波斯府宅。

没想到老人说的话是真的，真的有这幢宅子。当他在门外探头探脑时，忽然有人从背后拍了他一下，杜子春吓了一跳，赶紧回头，竟然是昨天的老人。

“我还怕你不来。”老人说。

老人领着杜子春走进宅院里的一个房间，地上已摆着一个大木箱。老人掀开箱盖，里面竟是满满的银子，久违的银白色光芒让杜子春都看傻眼了。



“这些都是你的，拿走吧。”老人说得轻松愉快。

杜子春揉揉眼睛，简直不敢相信，他竟然有三百万文钱了。兴奋过度的杜子春突然生出前所未有的力气，即使他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仍一把就扛起这个沉甸甸的箱子快步离去。

三百万文钱呢，他想让林芸看看这白花花的三百万文钱。

“芸儿，芸儿，快来看啊。”杜子春气喘吁吁地回到家。

“发生了什么事？”林芸赶紧从房里走出来。

“看啊，我们又有钱了，而且是白花花的三百万文钱呢！”杜子春兴奋地捧起银子给妻子看。

“这都是那个奇怪的老人送你的？”林芸问。

“是啊。”杜子春拿起银子，一锭锭地咬着，想看看是不是真的。

“这真的很不寻常。你知道那个老人姓什么叫什么吗？他怎么会无缘无故送你这么多钱呢？会不会在打你什么主意？”林芸觉得古怪。

被妻子这么一问，杜子春停下手中的动作，他想了一会儿，却没有任何印象。

他竟然忘记问老人的姓名。

“拜托！我这个人哪有什么主意好打的，穷得都快被鬼拖去了，哪还有好处可图。”

管他是不是被打了什么主意，管他有没有问过人家的名字，对于穷了大半年的杜子春而言，有钱花才是最重要的。

突然间拥有这么多钱的杜子春再也听不进林芸要他节制花钱的劝告，不知不觉又恢复了从前奢华的生活，完全忘记了当初家产是怎么败光的。

有钱跟坏事一样，流传的速度特别快。

没多久，大家都知道杜子春一夜暴富了。

“子春，好久不见，听说最近交好运啦？”

“子春，真不好意思，前阵子刚好出远门做买卖，听说你找过我啊？”

“哟，我的好兄弟，怎么这么久都没来找我们叙叙旧啊？”

忽然之间，先前绝迹的朋友又全部出现了。大伙儿还是一样把酒言欢，对于杜子春之前落难的事绝口不提，仿佛未曾发生过。

而当初远远见到杜子春就关门谢客的店家，现在也是一个个捧着好东西登门求见。

“咦？之前看见我的时候，不是都赶紧关上门吗？怎么现在又自动出现啦？”杜子春撇撇嘴说。

“哟，杜公子，您这么说，可就枉费我们的苦心了。其实大伙儿都是为了您好，知道您时运不济，手头不太方便，因此都把这些东西放到您看不见的地方，免得被您瞧见后，口袋和心里的压力太大啊。”店家说得脸不红气不喘的。

于是，落魄的杜子春又变成了众人眼中那个多金潇洒的杜公子。

只是，每每享乐的时候，他总会在无意间听见细细的、宛如流水的声音。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流走的其实是他的钱财。

不过一两年的时间，杜子春再度散尽家产，成了穷光蛋。

“唉，怎么又穷途末路了！”这一天，杜子春被人家赶出来，走着走着，不自觉地又望着天空长叹一声。

“又怎么了？”突然间，熟悉的声音再度出现了。

是那个老人。

杜子春觉得很不好意思，转身就想离去。

“说吧，这次你想要多少钱？”老人挡住了他的去路。

没想到老人竟然又要送钱给他，杜子春觉得羞愧难当，不好意思再开口，连连摇头。

“没关系，说个数字。”

杜子春还是摇头。

无论老人如何劝说，杜子春就是不肯开口要钱，只是一再跟老人赔

罪。对于自己没有好好把握老人给他的机会，杜子春真的觉得很抱歉。

“明天中午来找我吧，就是上次你来找我的地方。”

第二天，杜子春如约去见老人，原是想负荆请罪，没想到老人这次竟要给他一千万文钱。

一千万文钱？杜子春不敢置信。

他不明白老人为什么无缘无故要给他这么多钱。之前是三百万文钱，现在竟然增加到一千万文钱，他不懂老人到底想干什么。

可是老人什么话都没多说，只是坚持要他收下。

杜子春怎么也拗不过老人的好意，决定收下这些钱。但他跟老人再三表明决心，说这次一定会痛改前非，一定会奋发向上，做一个有用的人，绝不会再胡乱花钱。

只是杜子春扛着这一大笔钱回家后，没多久就忘记了对老人的承诺，又开始故态复萌挥霍无度。

一千万文钱呢，普通人一辈子也用不完。

然而，杜子春没用一辈子，这次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就花完一千万文钱了，而且这次简直穷到骨子里，比第一次还惨。

有一天，杜子春饿着肚子在街上讨饭吃，远远地，忽然看见那个老人的身影，一股无来由的羞愧，立即涌上心头，他用袖子遮住脸，连忙扶着墙站起来想逃跑。无奈这两天讨来的东西都送给妻子果腹了，他自己已经饿得走不动了。

杜子春费力地往前跑，东躲西藏的，生怕被老人撞见。

他觉得自己实在是不可救药，太对不起老人了，老人已经给过他两次翻身的机会，但他全然辜负了老人的心意。

“别再躲了。”忽然有人抓住杜子春的袖子。

很熟悉的声音。杜子春知道自己哪里也躲不了，只好放下手，心虚得不敢看老人。

“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老人幽幽地说。

“真的很抱歉，我没能把握您给我的两次机会。我真是该死，让您失望了。”杜子春低着头，像做错事的小孩。

“我再给你三千万文钱，要是你这次仍旧荒唐度日，那真是‘贫’入膏肓，没得救了！”老人的脸从未如此严肃。

杜子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他泪流满面，不知道该如何回报老人。

恍惚间，他仿佛看见自己奢华浪荡的前半生，也看见其他人在他大起大落时的嘴脸，在经历过这么多风风雨雨后，唯独这位陌生的老人愿意给他三次机会……如果再不彻底反省，重新做人，又怎么对得起老人的再造之恩呢？

想到这里，杜子春抬起头，恳切至极地对老人说：“我得到您三次慷慨的帮助，也得到三次真正的教训，谢谢您没有放弃我。这次回去之后，我一定学会自立，并把这些钱拿去做善事。”

“如果你真能做到，也就不枉费我对你的苦心。”老人点点头。

看着老人，杜子春突然像是下定决心：“您是我的再生父母，今后我的命就是您的了，只要您吩咐一声，不管是上刀山还是下油锅，我杜子春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老人听了哈哈大笑：“就用一年的时间好好安顿你的家吧，如果一年后还记得我，那么明年的此时此刻，到老君庙前的桧树下等我。”

老人说完就离开了，剩下杜子春和三千万文钱。

回家以后，杜子春从这三千万文钱当中拿出一些去做生意，凭借出众的天赋，很快就达到收支平衡，还略有结余。林芸也是理家的能手，量入为出，不乱花钱。

杜子春终于明白自立的重要性，毕竟钱有出有进才能源源不绝。这三千万文钱没有像从前那样，千金散尽回不来。

而且，杜子春打听到哪里有孤儿寡母，就去送钱给人家。他希望他

们有了钱之后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不用因为贫穷而被迫母子分离。

那些感激的眼神也让杜子春渐渐明白自己为何要这么做，因为他在弥补心中的遗憾，他懊悔童年那次再也挽回不了的别离。

杜子春发觉这次和以前送钱给人的感觉很不一样。

从前的他，拿着父亲的钱到处乱撒，因为不是自己的钱，所以一点儿感觉也没有；但是这一次，每一笔从他手中送出去的钱都有实在的感觉，因为那是他一点一滴辛苦赚来的。

他终于体会到，自力更生所经历的辛苦后的甘甜才是真正的甘甜，自发的善心所得到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

一年很快就过去，老君庙之约已经到来。

出发的前一天，杜子春突然跪在妻子的面前：

“芸儿，是我不好，我一直没能成熟，没能负起丈夫的责任，才让你跟着我吃苦。”杜子春像是赎罪似的对林芸道歉。

“子春，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林芸急得想赶快将杜子春扶起。可是杜子春坚持跪着，对她致歉。

“没能让你过衣食无缺的生活，是我不好。明明我曾经拥有那么多，却还是让你跟着我挨饿受冻，真的对不起你。”杜子春又磕了一次头。

“子春……”

“芸儿，请原谅我这次的离开，我保证办完恩公交代的事一定会尽快回来跟你长相厮守，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再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单过日子了。我说的这些话，请你一定要相信，我保证这是我最后一次离开你。”

第五回　魔鬼的试炼

杜子春如期来到老君庙赴约，老人已经在桧树下等他。

“很好。”老人微笑着说。

杜子春因为这一年没有辜负老人对他的期待，所以神采奕奕、大大方方地迎上老人的目光。

“走吧。”老人说完，就朝深山里走去。

杜子春看着老人的背影，看着没入森林的小径，他知道自己即将踏上一条连他也不能理解的路。

但他很清楚，这是自己的承诺，是一个无论如何必须完成的约定，于是下定决心，快步追上老人的脚步。

一路上，杜子春偶尔会在山坡看看山脚下自己的家，虽然如今的家已不如杜家大宅那样显赫，但他知道，这样一间小屋才是他真正的家，因为那里有他深爱的女人，还有他真心的誓约。

他一定会回去，跟他的妻子相守一生。

当他们到达华山云台峰时，天色已近黄昏，杜子春已筋疲力尽了。

老人微笑地看着杜子春：“你还行吗？”

上刀山下油锅的话都说出来了，爬个山还能喊累吗？“行！”他声音洪亮地回答，咬紧牙关继续往前走。

杜子春跟着老人再前进约四十里后，一座高大宏伟的道观出现在眼前。道观屋顶上不仅有彩云缭绕，还有仙鹤在飞翔。

“真是个奇特的地方。”杜子春心想，这里一定不是寻常人修行的道观。

杜子春一边踩着石阶一步步地走进道观，一边好奇地四处观望。

这时，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座九尺高的炼丹炉，丹炉口闪现着奇异的紫光。更奇妙的是，丹炉前后有青龙、白虎看守着，而丹炉旁则围绕着九个年轻的女子。

杜子春作揖，想跟她们打声招呼，可是这九个女子置若罔闻，完全不理会杜子春，仿佛他是不存在的。

杜子春觉得没趣，他到处看了一会儿后想问老人这是哪里。

“这里是……”杜子春转头问老人。

可是老人竟然不见了。

杜子春有些不知所措，忽然从道观外传来仙鹤的鸣叫声，接着飘过来一片片云雾，云雾很浓，几乎遮蔽了眼前的一切。

在一片白茫茫中，忽然有人拍拍杜子春的肩膀，杜子春吓了一跳，赶紧回头察看。

原本浓重的云雾却在他转头的瞬间倏地散尽，只见一个穿着黄道袍、头戴黄道冠的仙师出现在眼前。杜子春再仔细看，竟然就是那位老人。

“原来是您……但您怎么……”杜子春指指老人身上的衣着。

老人微笑不语。

这时杜子春忽然发现，原本围绕在丹炉旁边的年轻女子全都不见了，连盘踞在一旁的青龙、白虎也都消失了。

偌大的道观，只剩下他和老人两个人。

“我希望你可以帮我完成一件事。”老人开口了。

“没问题。”杜子春爽快地答应，连要做什么事都没问。

“先吃下这三颗白石丸，并喝下这杯酒。”老人把手上的东西交给杜子春。

杜子春二话不说就把这两样东西吞下了肚。

“我的仙药在丹炉中已经炼了七七四十九天，今夜就是最后的关键时刻，我必须要找一个平凡人来看守丹炉，助我修成仙术。”

杜子春点点头：“我明白。仙师请放心，我绝不会让炉火熄灭的。”

“炉火不需要你守，你只要守住‘噤声戒’就可以了。”

“‘噤声戒’？就是不准说话吗？这个容易。”

“如果真的这么容易，我又何必找你来呢？你将会看见许多幻象，扰你心神，动你心性。你不仅不准开口说话，而且连一点儿声音也不可以发出来。”

老人拿出一张虎皮垫铺在西边的墙角，要杜子春面朝东方坐下。待他坐定后，告诫他：“记住，无论看见什么，千万不可出声！一切都是假象。”

老人说完便离开了，留下满腹狐疑的杜子春。他看看眼前的丹炉，看看院子里的大水瓮，再看看底下坐着的虎皮垫，这究竟会是怎样的一个夜晚呢？

杜子春小时候玩过装死的游戏，把自己当成没感觉的死人，自然不会发出声音来的，噤声又有什么不容易呢？

杜子春不出一点儿声音，整座道观好安静，只有火焰熊熊燃烧的声响。他从不知道，火苗竟然也是有声音的，虽然这么轻微。

杜子春坐着坐着，眼皮渐渐发沉，毕竟赶了一整天的路。奇怪的是，他什么东西也没吃，竟也不觉得饿——不知道老人给他吃的那三颗石子儿一样的小白丸是什么东西。

正当杜子春精神开始涣散时，突然，从外面传来震天动地的叫喊声。

他好奇地往外张望，只见整座山头布满了千军万马，旌旗飘飘，戈矛闪光，将原本已经被黑夜笼罩的山谷照耀得好像白昼一样，气氛紧张得仿佛就要随时开战。

这时，一个身高一丈多，身着耀眼金铠甲，骑着高大骏马，面目凶

恶，自称是大将军的人出现在道观前。大将军身旁的护卫有几百人，全都举着刀剑、拉起弓，直逼近杜子春面前。

见到杜子春一动也不动地坐着，所有护卫都大声斥责他："你是什么人？好大的胆子，见到大将军竟敢不回避！"

杜子春一句话都没说，就这么瞪着眼前那几百双凶狠的眼睛。

"快报上你的名字，否则一刀砍死你！"有的护卫已经把刀剑架在了杜子春的脖子上。

杜子春还是不理人。

护卫们非常生气，全都大声吼着："杀死他！杀死他！杀死他！"

难道，这就是幻象吗？为什么如此真实？连刀锋划在颈上的尖锐感都如此真切，杜子春感觉到自己鸡皮疙瘩起了一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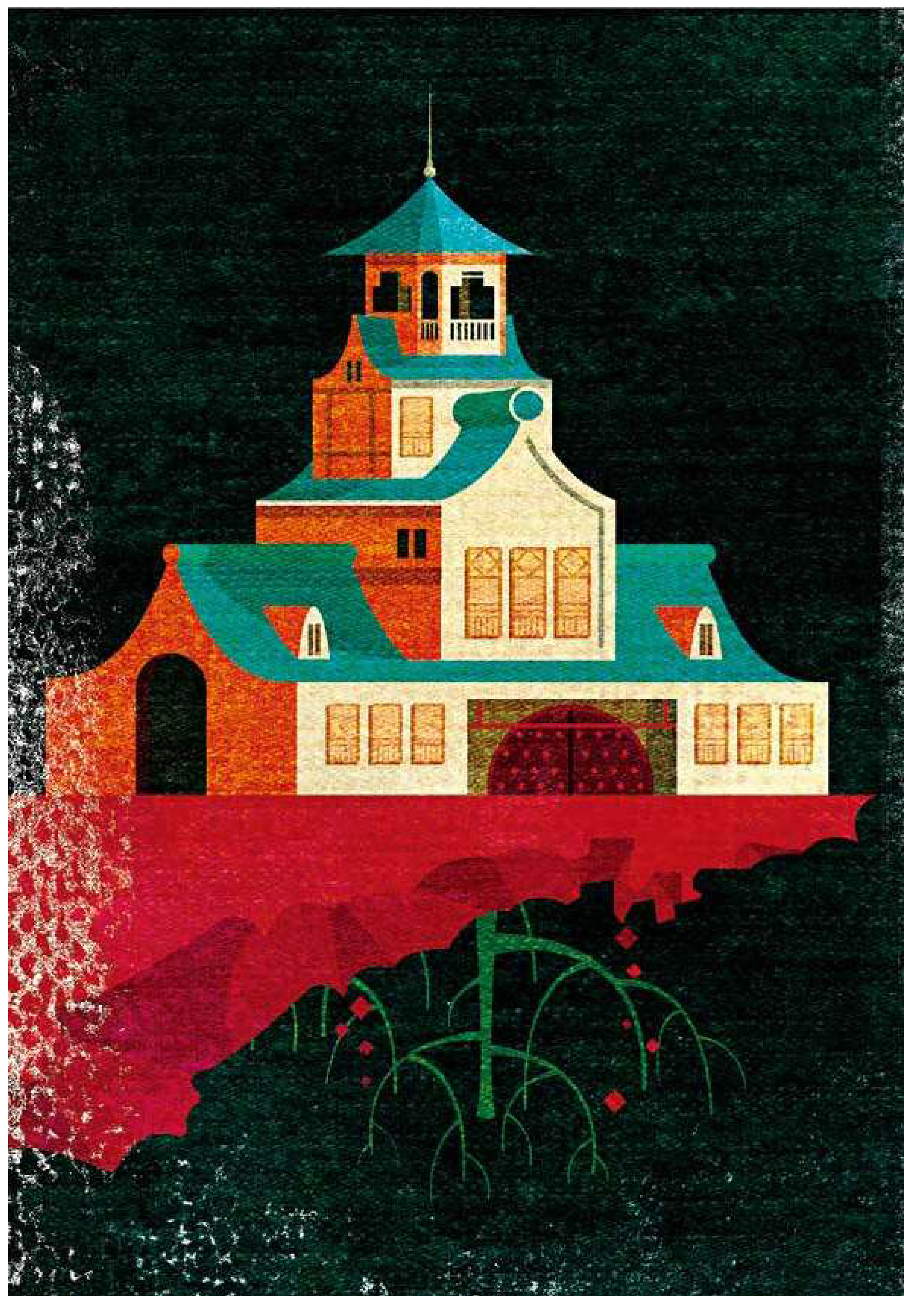
可是杜子春仍是纹丝不动——这是对老人的承诺。

大将军见杜子春不被威胁所屈服，只好怒气冲冲地带着护卫们离开。他们临去时卷起一阵大风，差点儿把杜子春吹倒。

只不过一瞬间，原本喧嚣的山头又陷入死寂。

杜子春正觉不可思议的时候，忽然从道观四周涌进一阵阵令人作呕的腥臭味。

他好不容易忍住呕吐的感觉，却发现四面的窗口、墙面，还有地板，爬满了成千上万只蝮蛇、毒蝎和蜈蚣，密密麻麻地朝着他爬过来；接着，猛虎、毒龙、狮子也出现了，全都张着饥饿的大口，一步步向他逼近。



第一次看见如此可怕的景象，杜子春忍不住颤抖，但他拼命地忍住恐惧没呼叫救命，拼命告诉自己一切都不是真的。

可是，眼前的腥臭味如此真实，流着黏涎的嘴巴也是如此真实……就在杜子春惊慌失措之时，所有的毒兽、猛兽都饥渴地扑向他，张起利口就撕咬。

每一口的撕裂声是那样真实，杜子春感觉到自己的肉正一口口地被咬掉，他只好闭起眼睛。

没多久，那些饥渴噬血的声音消失了。

杜子春慢慢睁开一边的眼睛，整座道观好安静，连一只蚊子也没有。

杜子春还来不及喘一口气，外面突然雷电交加，雷声轰隆隆地响着，大雨滂沱，好像要把整条黄河的水都倒进道观里。

就在整座山头几乎要天崩地裂的瞬间，忽然又吹起一阵怪风，夹杂着细沙砾吹进了道观，像千百万根针一样扎得杜子春的脸生疼，让他扑簌簌地直流泪。怪风还把所有的烛火都吹灭了，一下子天昏地暗，什么都看不见了。

虽然满脸刺痛，但杜子春仍一声不吭。正当刺痛感刚消退了一些，一个个燃烧着的火轮忽然又冒出来，火轮滚来滚去，有好几次都烧到他，在灼烧的疼痛中伴着一缕缕皮肉被烧焦的臭味。

杜子春只是忍着，心想只要忍过去就没事了。

这时，道观外的雨势越来越大，滚滚洪水开始涌进道观，就像海啸一样，一波波洪水把杜子春打得摇晃不已。

水位越来越高，几乎就要把杜子春淹没了。他连喝了好几口脏水之后努力伸长脖子，希望可以再呼吸到一些空气，他已经没办法再憋气了。

即使窒息的感觉如此真实，杜子春仍没有开口呼叫。

就在杜子春快要昏迷时，洪水忽然退去了，整个地面干净得连一点儿水渍也没有。

正当杜子春迷迷糊糊时，那个面目凶恶的大将军又出现了，这次跟在他身边的是地狱里的牛头马面和狰狞的厉鬼。

厉鬼将一口装满滚水的大锅放在杜子春面前。

“报上名来，我就把你放了，要是嘴硬的话就让你试试热锅的感

觉！”厉鬼用长矛和铁叉威胁杜子春。

杜子春依旧闭紧双唇。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把她带上来。”牛头马面呵斥着。

远远地响起铁链磨擦地面的声音，十分凄厉，令人头皮发麻。

他们到底要怎么样啊？

杜子春在心底哭喊：这些幻象已经足以摧毁我了，我撑不下去了，再也撑不下去了！

这时，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被厉鬼拖了进来，厉鬼一边拉着她走到杜子春面前，一边对她拳打脚踢。凄惨的哀号声怎么有点熟悉？杜子春忍不住抬起头。

没想到眼前这个满脸血水与泪痕的女人，竟是他的妻子——林芸。

怎么会是芸儿？杜子春都快吓晕了，她不是好端端地在家里等我吗？怎么会被牛头马面押到这里来？

“芸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是才离家没多久吗？你不是答应我要等我回来的吗？”杜子春在心里喊。

“这是谁？你应该知道吧！”牛头马面冷笑着，“只要你开口，我们就放了她。”

杜子春瞪着林芸看，都快傻了，脑中一片空白。“林芸死了？我的爱妻已经死了？”

厉鬼开始折磨他的妻子，用鞭子打她，用刀砍她，用箭射她，还用大火烧，用热水煮……

百般折磨后，林芸再也受不住这些痛苦，苦苦哀求着杜子春：“子春，我真的受不了了……子春，求你开口啊！子春，我不奢求富贵，也不要权势，我只要跟你在一起……我真的只想跟你在一起一辈子啊……子春……只要你开口求饶……他们就会放了我……”

妻子又哭又叫的，但杜子春始终没开口。

见杜子春无动于衷，半天不作声的大将军说话了：“既然你无情，也就别怪我用更凶狠的手段伺候你妻子了。”

他命令厉鬼搬来锉刀，从林芸的脚开始，一寸寸地锉去她的骨肉。林芸的哭叫声越来越凄厉，杜子春心如刀割。

他看着妻子无助的眼神几乎喘不过气来，他知道只要自己开口，随便一个声音就能让妻子得救。

可是老人的话却一遍遍地回响在他的耳畔：一切都是假象……一切都是假象……一切都是假象……

突然，林芸安静下来，不再声嘶力竭地哭喊，只是静静地看着杜子春。

她的眼神里没有惊恐，没有怨恨，只剩下纯粹的温柔。当年，她刚嫁到杜家的时候，也是用这样的眼神陪伴着杜子春。

杜子春一直记得。

有一天他们去溪边游玩，杜子春冷不防走到林芸身后，紧紧地搂住她，林芸笑着说这样让人看见不好，她会害羞。

“你是我的妻子，谁管得着啊？”杜子春不以为意。

林芸还是害羞地挣脱了老半天，却怎么也挣不开杜子春的怀抱。

“好吧，谁叫你是我的丈夫呢！”林芸娇嗔地放弃了。

“芸儿，告诉你一个秘密……”杜子春说着，忽然拿出一个用花编成的戒指套到林芸的手指上，“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下下下辈子到一万辈子，我都要娶你当我的妻子。你愿意吗？”

林芸看着指间的花戒指，看着这个丈夫用指尖缠绕的承诺，无限柔情在胸中蔓延，她知道杜子春对她好，却不知道自己在他的心中竟有如此重要的位置。

她抬头看着杜子春，仔细记住眼前这个男人的模样，她也要记住，下辈子，下下辈子，下下下辈子到一万辈子，她都一定要当他的妻子。

“我愿意。”她凝视着杜子春。

这个眼神，这个曾经在溪边深情许诺的眼神，如今在这个时刻重现了。

杜子春的心很痛很痛，只要他开口求情，芸儿就不会再受苦了。他不是离家前才承诺过不会再让芸儿受苦了，怎么才一转眼就忍心看着她承受骇人的苦刑？

杜子春在纷乱的思绪中挣扎，只要开口，芸儿就得救了……只要开口，芸儿就得救了……只要开口……

“芸儿，请原谅我！”

杜子春终于闭上眼睛，泪水缓缓地从脸颊滑下。无论林芸的叫声如何凄厉，他都没有发出声音。

见到杜子春如此无情，大将军很生气：“这个人一定有妖术，不能留他在人间为害！来人啊，把他斩了。”

“唰”的一声，杜子春还来不及反应，人头就已落地。他的魂魄被牛头马面押送着，下到地府去见阎王。

阎王一见到杜子春，大为诧异：“这不是云台峰上那个妖孽吗？来人，把他拖进十八层地狱好好折磨，看能不能让他恢复人性！”

杜子春在十八层地狱受尽了油锅、石磨、火坑、刀山等所有的酷刑，但他一直谨记老人的话：“一切都是假象……一切都是假象……”因此，无论这些痛苦如何真实，他一声没吭地挨了过来。

看到杜子春熬过地狱所有的酷刑仍不发一语，阎王也吓了一跳，他认为这个人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太阴险狡猾了，完全不是正常人的反应。

阎王瞪着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杜子春，暗想：如果再让他当男人，天下一定会被这个妖孽搞得大乱。于是他大笔一挥，说：“投胎去当女人。”

阎王说完，就把判笔朝杜子春的眉心用力丢去。忽然，金光大闪，

亮得杜子春睁不开眼睛。当他再次睁眼时，竟发现自己的身体被包裹在棉布里。

他投胎成了女娃娃。

尾声　清凉的泉水

“恭喜老爷，夫人和小姐都平安无事。”丫鬟急忙跑来跟老爷报喜。

“好，好，平安就好。”着急一整天的王劝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原以为这辈子注定无后了，没想到老天爷还愿意给他们夫妻一次机会，虽然不是儿子，但有个女儿也算了却心中一件憾事。

“老爷……”丫鬟怯怯地说，“有件事一定要让您知道……小姐……一直没哭过。”

“怎么会这样？还有没有其他问题？”王劝的心凉了半截，好不容易才盼到一个女儿，难道老天爷还跟他们开个玩笑？

“接生婆说小姐对四周的东西都有反应，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声不哭。”

这个从娘胎里出来就不曾啼哭的女婴就是转世后的杜子春。当初阎王大笔一丢便把杜子春判成宋州单父县县丞王劝的女儿，今世的她名为王春。

王春出娘胎后便体弱多病，每天扎针吃药，从未间断。

然而，无论扎针多痛、草药多苦，王春就是不哭不叫。连奶妈不小心让她烫到小火炉，或是失手让她滚下床，王春也只是睁着大眼睛一声不吭。

“难道是哑巴？”王劝虽然这么想，但还是请了无数个大夫为女儿看病，只是怎么查也查不出原因。

不过王劝并不想把王春的沉默当成残疾，他就像任何一个疼爱女儿的父亲一样，只要有时间就会带着王春到处走走，并常常跟王春说话，他总认为将来有一天王春会突然开口的。

长大后的王春容貌娇美，气质过人，如此脱俗的女孩让乡里的男人

非常倾心。尤其是同乡的进士卢珪，发誓一定要娶王春进门，一定要她当自己的妻子。

不过，王家的人可不这样想。

尤其是王劝，他不想让女儿去受苦。这么多年了，王春始终不曾开口说过一个字，这让王劝很伤心。但无论王春说不说话，只要在家，她就是全家的宝贝，更是王劝的心头肉，而要嫁了出去，当真吃了苦……

不管王家如何推辞，卢珪就是不放弃。

他努力展现诚意给王劝看，要他相信自己完全不介意王春是哑巴。

“老师，娶妻是娶德，只要心意相通，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卢珪信誓旦旦地说。

王劝捋捋胡须寻思着，眼前这个男人，这个自己教出来的学生，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女儿？

“老师，我以为世间女子总是多嘴多舌，易生是非，像春儿这样的姑娘，才是真正贤德。我……我真的很喜欢春儿，我保证会好好疼惜她。”卢珪说着，几乎要跪下来了。

这是卢珪第几次求他，王劝不记得了，其实他一直很喜欢卢珪这个年轻人。

卢珪从小父母早逝，他靠着父母留下来的一些钱财过活，虽然身世可怜，但从没自暴自弃，不仅用功读书，人品也很不错。后来他做了王劝的学生，还努力考中进士。每逢乡里人提到卢珪，总是称赞他是好榜样。

即使是这样的好男人，王劝还是不放心，毕竟女儿嫁出去之后，他再也不能时时刻刻保护着了。

其实王春对卢珪也很有好感，所以王劝考虑许久，终于点头答应了这桩婚事。

从不轻言放弃的卢珪，终于欢欢喜喜把王春娶进门。

卢珪和王春的感情非常好，虽然无法用言语表达爱意，但两个人之

间培养出了属于彼此的默契。只羡鸳鸯不羡仙，几乎羡煞了所有人。

两年后，王春生下了一个男孩，名唤卢孟。

王春非常疼爱卢孟，她喜欢抱着他，喜欢将彼此的脸蛋儿亲昵地贴在一起。而卢孟也很喜欢母亲这个脸贴脸的游戏，只要王春把脸贴上去，他就会乐得咯咯笑。

除了喜欢听儿子清亮的笑声，其实王春更爱看儿子的眼睛。不知道为什么，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常会让她看得出神，仿佛在哪里见过，如此熟悉，让人安心。

王春以为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了，虽然没办法说话，但日子过得也称心如意。她很感激父亲为她挑选了一个好夫婿，很感激自己幸运地遇到一个好男人。

有一天，王春正在打扫庭院，卢珪忽然抱着卢孟到后院找她。

卢珪拍拍王春的肩，王春回头看，儿子正对着她笑呢。

“我听说，你的耳朵和声带并不是真的有问题。”卢珪指着王春身上这两个地方。

王春莫名其妙地看着卢珪，她觉得今天卢珪好像变了一个人。

“也就是说，你明明听得见我说的话，却不想回应我。”卢珪继续说着。

王春不解，她不懂卢珪为何要提这件事，他不是很早就知道她不会说话吗？

“我在猜……”卢珪冷笑了一声，“你是不是因为瞧不起我，所以才不想跟我说话？”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王春不明白卢珪今天是怎么了，怎么尽说这些奇怪的话。

“我究竟是不是你的丈夫？”

王春点头。

“那就开口说话，随便一个字都好。”卢珪一字一字地说，声音很冷酷。

但王春什么都没说。

“为什么不说话？我从来没要求过你什么，如今只想听你开口说一个字，有那么难吗？”

王春看着卢珪，不明白他究竟想干什么。

卢珪突然大怒：“是你无情在先，可别怪我没给你机会。”

卢珪说完，忽然抓起卢孟的脚，并作势要将他砸向石头：“就当我们没生过这个孩子。”

卢孟吓得号啕大哭。

王春瞪着卢珪，眼睛里的怒火几乎要把卢珪烧死，但她仍没有开口说话。

两人对峙了好一会儿，卢珪才慢慢把孩子放下。

“你走吧，连孩子性命都不顾的女人，根本就不配当母亲。”

于是，卢珪当着儿子的面，恶狠狠地把王春赶出去，并且不准他们母子再相见。

虽然被卢珪赶出家门，但王春并没有跑回娘家找父亲哭诉，而是咬紧牙关，继续过自己的生活。

她向附近人家借了一些钱，租下一间小木屋，即使不能见面，她也不想离儿子太远。

每天王春都会上山砍柴，用柴薪来换取微薄的生活费。更重要的是，她发现从山上可以远远地看见卢珪的家，可以看见卢孟在庭院里玩耍的身影。

即使不能相伴左右，但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陪孩子长大，王春也很满足。

因为，她是母亲。

有一天，王春上山没多久，突然发现天空泛着诡异的红光。

起先王春不以为意，没想到红光越来越亮，转眼间，一颗颗火流星忽然从天外急速飞来。

王春吓了一跳，赶紧躲到山洞里头，生怕被火流星击中。火流星却越来越多，一颗颗划过天际，其中有几颗击中了山脚下的房屋。

被火流星击中的屋子先是冒出几缕黑烟，接着蹿出火舌，在风势的推助下，星星之火很快蔓延成火海，一间间房屋就被祝融神吞噬了。

火流星继续点燃更多人家的屋子，王春费力地眺望，只见其中一颗火流星竟直飞去了卢珪的家。没多久，熊熊大火便蹿向天空，卢珪的家也陷入火海之中。

王春想都来不及想，立即飞奔下山，只恨自己不能生出一双翅膀。

焦急的王春奔下山后，穿过哭天喊地、四散逃命的人群，最后终于跑到卢珪的家门前，可是眼前的一切早就被大火包围了。

“王春，不要再过去了，太危险了！”

“王春，你进去一定会没命的！”

“王春，你别傻啊……”

在众人的惊呼声中，王春不顾一切地冲进熊熊燃烧的屋子。她知道，只要稍微迟疑，一切就会来不及了。

在浓浓的烟雾和猛烈的火势中，王春到处寻找卢孟，却怎么也找不到。最后，她冲进最里面的房间，也是火势最大的房间。

她听见了哭声，角落里传来卢孟的哭声，王春睁开已经被烟熏得泪水直流的眼睛，四处查看，终于在墙角找到了卢孟。

看见儿子安然无恙，王春终于松了一口气。她顾不得身上被火灼烧的疼痛，正想冲过去抱起卢孟时，突然听见“噼啪”一声，屋顶的房梁已经被烧断裂，其中最大的一截正径直砸向卢孟的头。

来不及了！一切都来不及了！

卢孟，我的孩子——

“啊！”

声音未落，杜子春发现自己仍坐在云台峰的道观中。他看看四周，道观的正中央依然是那座九尺高的炼丹炉，而他的身下依旧垫着那张虎皮垫。

他不是王春吗？不是正想从火场中救出儿子卢孟吗？杜子春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炼丹炉里的紫色火焰忽然蹿上屋梁，凶猛的火势立刻包围了道观。杜子春闪躲不及，头发都被点着了。

这是真的呢？还是幻象呢？

杜子春思忖着。

“还不快跟我来。”

老人忽然出现，连拖带拉地把杜子春扯到水瓮边，急忙地将他的头压进水里灭火。

突如其来的冰凉让杜子春明白，自己已经坏了仙师的事。

啊！我到底还是发出了声音，为了我的孩子，因为我是个母亲。

我毁了仙师最重要的一刻。

他的丹药没炼成，修不得仙术。我，毕竟只是个逃不过七情六欲的平凡人。

杜子春在水瓮中叹息着，睁开双眼。

在一池清水间，杜子春忽然看见了母亲。她再也不是躲在后院的“女鬼”，更不是只在夜半才出现的神秘女人。

他也看见了卢孟，那个喜欢与他微笑对望的卢孟，那个躲在墙角等着母亲来救的卢孟。

母亲的脸和卢孟的脸渐渐合二为一，他们有着一模一样的眼睛，此刻正温柔地凝视着杜子春。

杜子春深深地凝望着。

在清澈的泉水里，他终于确定为什么对这双眼睛有着连自己都不明白的安心。

因为当年还在襁褓中的自己就是被这双眼睛全心全意地守护，即使身陷火场，也是这双眼睛在看护自己。

“娘！”

杜子春第一次真心唤出这个自己曾经因倔强而没有喊出的声音。

而曾经被红火蚁梦魇困扰的杜子春，不肯原谅“女鬼”母亲的杜子春，挥霍无度的浪子杜子春，都在这一池清泉中消融无形了。

杜子春从水瓮中抬起脸时，湿淋淋的头发如同瀑布，初升的阳光柔和地照亮他的脸颊。

他从长久的自缚中被释放出来。

这是一个全新的杜子春。